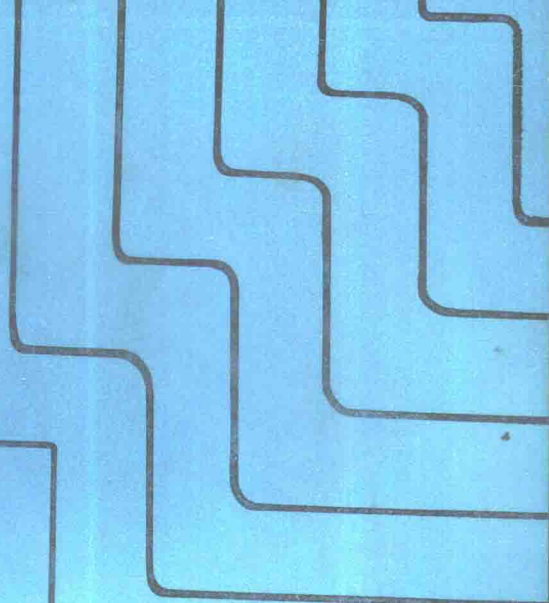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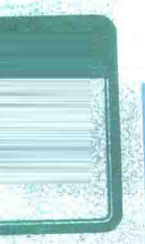




恨海



中州古籍出版社

恨 海

吴趼人 著

王俊年 校点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恨海》是清末著名小说家吴趼人的代表作之一。它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写了两对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生活和社会的动荡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作品中有些对义和团的污蔑之词是其作者思想的局限。

恨 海

吴趼人 著

王俊年 校点

责任编辑 袁 健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河南中牟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65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河南第1次印刷

印数1——103.850册

统一书号 10219.89 定价0.58元

前 言

《恨海》，十回，吴趼人著。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小说家，他一生的创作很多，现在能确定的，他写过十八章回小说和十二种短篇小说，多种笔记小说和笑话，此外还有一部分诗、文和戏曲，他的这些作品，从多方面广泛地反映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起过积极作用。

吴趼人把自己写的小说分作“社会”、“历史”、“写情”、“醒世”、“法律”和“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六类。但主要是前面三类，后三类按其所写内容可以归入第一类。《恨海》是他“写情小说”类的代表作品。

吴趼人的思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新旧更替这一时代的特色。一方面，他的家庭出身和教育，给了他深刻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又在他旧有的机体注入了新的血液。由前者，他信奉古之“王道”、“恕道”，推崇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论，想望廉洁奉公、关心民瘼的清官之治，痛恨贪贿枉法、蠹国害民的赃官墨吏；同时，他也尊尚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有着严重的孝、义观念。因后者，他相信“进化论”，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之说，主张开发民智，赞同社会改革，反对妇女缠足和烧香拜佛、相面算命等封建迷信。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严酷现实，又哺育和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吴趼人的这些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里。

《恨海》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写两对青年未婚夫妻在战乱中离散，他们的爱情、幸福被毁灭的悲剧。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义是比较复杂的。它一方面全力塑造一个恪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封建古训的典型棣华来宣扬封建礼教；另一方面对棣华大量心里活动的描写，又表现了“情”和“礼”的矛盾，表现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束缚。作者主观上极力描绘和赞扬棣华不“非礼越分”的德行；而实际上她给读者的印象却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它既肯定婚姻应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又认为早订婚约“是干不得的”，危害非浅。作品称颂“割股疗亲”的孝行；可是同时指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是古人的欺人之谈。书中对

《红楼梦》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但对当时社会上嫖客丑行的揭露和狭邪小说的批判则是完全正确的。它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堕落和深入揭发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恶残暴；但也侧面反映了由“王公大臣们招来的”庚子事变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并直接展示了洋人到处开枪杀人的罪行。作者对义和团固然仍持一般封建士子的传统观点，没有给予公正的评价；但确也明显地透露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拚死斗争。因此，小说对我们尚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它可以使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由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统治者的昏庸腐败所造成的庚子之役中中国社会的动乱景象，并从中了解清末一般身负封建礼教枷锁的青年女子对待爱情、婚姻的思想、态度及其悲惨命运。

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它一问世，即受到许多人的赞扬。如新广云：“是书独出新裁，不落窠臼”，“笔墨之妙，无以复加。”（说《恨海》，《月月小说》第三号，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出版）报癖曰：“吾读《恨海》，觉其缠绵悱恻，咄咄逼人，而万种之感情，爱荟萃一时，辄铲五内；始而目炯炯注，继而心怦怦动，终而泪潸潸堕；时而废书长叹，时而拍案狂呼，瞬息变迁，有不期然而然者。”（说《恨海》，《月月小说》第六号，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出版）寅半生谓：“区区十回，独能压倒一切情书，允推杰构。……是笔是墨，是泪是血，凝成一片。灯下读此，真觉悲风四起，鬼语啾啾……为之不欢者累日。”（《小说闲评》，《游戏世界》第十五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出版）

……这虽不免有些言之过甚，然亦并非全为凿空之论。小说在艺术上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这除了文字清婉，结构完整、紧凑，题材注意剪裁等优点之外，最大的长处在于描写人物的心里活动细腻真切，叙景状物生动如见，富有艺术魅力。如第二回写棣华母女和伯和主仆一起逃难，伯和与棣华因碍于未婚之礼，不能同居一室，伯和夜间在客堂打盹，结果受凉生病。棣华一腔爱怜之情，上下翻腾：欲待叫他回来，羞于出口；欲待不叫，又于心不忍。忽然，她站起来，“轻轻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亲醒醒！’”可是当白氏醒后问她何事，她却“只是低头不语”。问急了，她才“向外间一指”，而眼边不觉已红成一片……这真是传神笔墨。接着写第二天清晨棣华为伯和盖被一段，欲行不行，行而又羞被母亲看见，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自第三回起，写伯和在郎坊散失之后，一路上棣华更是心如辕轡，七上八下，万斛愁思，千回百转，未嫁小儿女情怀，历历如画。其他如写车夫有车夫性情，乡人有乡人声口，败子有败子气质，烟鬼有烟鬼形状；梦境则朦胧恍惚，似真似假；晕厥则虚无缥缈，若存若失；可谓描摹入微，情真理切。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展开故事情节，显示思想性格，也是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心理，很少直接描写心里活动。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人物的心理描写有了明显增加，但终未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恨海》就不同了：它对于女主人公张棣华的描写，绝大部分是心理活动，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小说表现一个

封建社会末期的未婚少女的爱情，采用这样的形式是非常适当的。因此，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借鉴的作用。

《恨海》这部小说，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清末和解放前曾多次出版，被改编为话剧、地方戏和电影上演；建国以后，通俗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也先后予以重印，并把它改编为通俗话剧和越剧演出。

这次标点整理，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上海广智书局的初版本为底本，参校了建国以后出版的几个本子，改正了一些错、漏、倒、衍的文字。建国以后的几种排印本除都删去了原有的眉批外，对正文（包括回目）也有不同程度的删改。其删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多处关于马车夫要求增加车钱的描写；二，仲蔼关于《红楼梦》不良影响的一段议论；三，小说开头作者对于“情”字的一节唯心主义诠释；四，书中关于义和团某些杀人、劫掠的描写。其中有些言论是出于作者的阶级偏见，是作者思想消极一面的反映；有些描写则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未必就一定是对劳动人民的歪曲或污蔑。删改者当然是出于好心，但由此却改变了作品的本来面貌，并拔高了那个时代的作家的思想。如果研究工作者根据这种本子来评论作品和研究作家，那便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另外，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落后、反动的内容（淫秽的描写除外），它们对人们的影响，往往是与时代的发展成反比例的。如本书中对于“情”字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对于《红楼梦》的错误的评价，以及有些地方称义和团为“拳匪”等，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删改这些还是需要的话，

那么在经过共产党三十多年的教育、人民觉悟普遍有了很提高的今天，再作这样的工作似乎不必了。因此，这个校点本悉以初版本恢复了后来删改的地方。原书的眉批，似作者好友所为。因其中有些批语对了解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有一定参考价值，故一并录入。

本书的整理、标点，定多疏误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俊年

一九八三·八·二十五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撙小极……………(1)
- 第二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烘烘蓦地散东西……………(10)
- 第三回 紫竹林无处访鸿泥
八百户暂时驻芳趾……………(19)
- 第四回 侍亲娘荒店觅茶汤
寻夫婿通衢张字帖……………(28)
- 第五回 惊恶梦旅夜苦萦愁
晨客衾芳心痴变喜……………(37)

-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卫
病恹恹权住济宁州……………(46)
- 第七回 巧应对安稳出危途
误因循夫妻遭毒手……………(55)
- 第八回 论用情正言砭恶俗
归大限慈母撒娇娃……………(64)
-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羁荡子
冒嫌疑情女谏顽郎……………(73)
- 第十回 遁空门惘惘怅情天
遭故剑忙忙逃恨海……………(82)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撷小极

我提起笔来，要叙一段故事，未下笔之先，先把这件事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这段故事叙将出来，可以叫得做写情小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未解人事之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它如何施展吧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

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还有一说，前人说的那守节之妇，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了，我说并不然，他那绝不动情之处，正是第一情长之处。俗人但知儿女之情是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得太轻了。〔眉批〕解情字透彻。并且有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眉批〕《红楼》、《西厢》一齐抹尽。我今叙这一段故事，虽未便先叙明是写哪一种情，却是断不犯这写魔的罪过。要知端详，且观正传。

却说光绪庚子那年，拳匪扰乱北方，后来闹到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大小官员被辱的，也不知凡几。内中单表一个人，姓陈，名桀，表字戟临。广东南海人，两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学习，接了家眷来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蒿。在南横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顿。恰好他一位中表亲戚，从苏州原籍接了家眷来京，一时寻不着房子。戟临本来嫌房子太大，便分租两间与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亲戚姓王，名道，表字乐天。妻子蒋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乐天是个内阁中书，与陈戟临一般的都未曾补缺。京官清苦，长安居不易。戟临住了北院的五间房子。西院三间，王乐天住了。还有东院三间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钱，未免犯不着，因把召赁的条子贴了出去。过了几时，便有一个人来问，要赁房子。

戟临便招呼他看过，问起姓名。那人道：“姓张，名皋，字鹤亭。广东香山^一人。”戟临见是同乡，更是欢喜。议定了租金，鹤亭便择日搬了进来。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华。这是辛卯、壬辰年间的事。说出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院子，三家人家，四个小儿女，那时都在六七岁上。王家本是陈家老亲，张家又是陈家同乡，同在一院里居住，内眷们来往，甚是亲密，四个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处玩。戟临请了一个蒙师，在家里教两个孩子读书；王、张两家，也把女儿送来附学。小孩子家，愈加亲密，大家相爱相让，甚是和气。张鹤亭每过一两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来鹤亭是一个商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洋货字号，很赚了几个钱，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门大街，每年要往来照应。凡是到上海去时，便托戟临照应内眷，因此更成了知己。

光阴迅速，不觉已过了五六年。戟临已经补了营缮司实缺，满、汉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个木厂监督的差使，光景较前略为好了。一日，李氏对戟临说道：“祥儿今年已是十三岁，瑞儿也十二岁了。他弟兄两个，近来很用心读书，我看将来也不输与老子。”戟临笑道：“奇了，怎么夫人平白地夸奖起儿子来？”李氏道：“不是我平白地夸奖他们。可知做父母的看见儿子好，心中便格外欢喜；欢喜了，便多方要代他们打算。”戟临道：“打算甚么呢？”李氏道：

“打算同他们说定了亲事。”戟临道：“这个忙甚么？他们年纪小得很呢！”李氏道：“老爷有所不知。我看见同院的两个女孩子，和我们祥儿、瑞儿真是天生的两对，便想说定

了。”戟临道：“同住在一个院里，怕他们跑了不成？过两年再说不迟。”李氏道：“不是怕他们跑了。我看得这一对女孩子实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说了去。岂不是当面错过？”戟临沉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聪明。〔眉批〕倒甚聪明。记着。近来我见他学作两句小诗，虽不见得便好，也还算亏他的了。说话举止，也还灵动。〔眉批〕说话举止是灵动的。记着。张家棣华，似乎太呆笨了些，终日不言不笑的。〔眉批〕呆笨不言不笑的。记着。并且鹤亭是买卖人，一点也不脱略。那一副板板的广东习气，还不肯脱。他未见得便肯和我们官场中结亲。”李氏道：“我们且央媒人去求亲，肯不肯再说。此刻提也不曾提起，怎么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当下商议已定。

次日，戟临便央了两位媒人，分头去说合。王乐天一口便答应了，把女儿娟娟许与仲藹。张鹤亭听了，却与妻子白氏商量。白氏道：“这是儿女大事，官人做主便是，何必和我妇道人家商量。”鹤亭道：“不是这等说。我天天在外头，回家的时候少。娘子天天在家见着，他们祥儿倒底人品资质如何？虽然说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么，然而一举一动，以及平日脾气，总可以看得出点来。他们现在一处读书，可还和气，这也是要紧的。”白氏道：“祥儿的举动，倒比他兄弟活泼得多。〔眉批〕举动是活泼的。记着。常听说，读书也是他聪明。至于和气不和气，这句话更可以不必说，此刻都是小孩子见识，懂得甚么？”鹤亭道：“这倒不然。彼此向来不相识的，倒也罢了；此刻他们

天天在一处的，倘使他们向来有点不睦，强他们做了夫妻，知道这一生一世怎样呢？”白氏道：“他们天天都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的一处玩笑，有甚么不睦？”鹤亭便不言语。到书房里看看众孩子的情形，见他们都伏在案上写字；和那教书先生谈了几句，便踱了出来。哪里看得出个甚么道理？可有一层：陈戟临是个仕宦世家，教出来的孩子规矩却是甚好；所以祥、瑞两个，虽然十一二三岁的孩子，那揖让应对，已同成人一般。〔眉批〕揖让应对，自是官家专门学。这一着，鹤亭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回同白氏商量，一则是看白氏心意如何；二则自己只有一个女儿，也是慎重他的终身大事之意。其实，他心中早有七分应允的了。当下回到东院，再与白氏商量，不如允了亲事；但是允了之后，必要另赁房子搬开，方才便当，不然，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不成个话。夫妻们商量妥了，到了明日，便对媒人说知。媒人回了戟临的话，自是欢喜。张鹤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寻了一所房子，搬了过去。戟临便把东院收拾起来，做个书房。〔眉批〕景况好了，便不分租与人了。一笑。王乐天仗着是老亲，李氏又苦苦留住，便没有搬开。一面择吉行文定礼，彼此交换了八字婚帖。娟娟仍旧上学，同着读书。他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放了学时，常到李氏这边来玩，孜孜憨笑。李氏十分欢喜他，抚摩玩弄，犹如自己女孩儿一般。鹤亭自从搬开之后，棣华便不读书，只跟着白氏学做女红，慢慢便把读过的《女诫》、《女孝经》都丢荒了，只记得个大意，把词句都忘了。〔眉批〕只要如此。

光阴荏苒，到了庚子那年，两对小儿女都长成了。棣华与伯和同庚，都是十八岁；棣华大了月份。仲藹十七岁；娟娟最小，也十五岁了。这年陈戟临升了本司员外郎。这一年正是拳匪闹事的时候。自从上年，便有了风声，到了正二月里，便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苏州人向来胆小，〔眉批〕奚落杀苏州人。王乐天又是身体孱弱的。到了三月里，外面谣言四起，乐天便告了个假，带了妻女，先行出京，回苏州原籍去了。与戟临说定，等过两三个月，没事，仍然带着来京；万一有了事，这里总是容身不得，便在上海相会。戟临一一答应，送了一阵，便自回去。此时仲藹、娟娟都已知识渐开，大家都有恋恋不舍之意。近来张鹤亭到上海去了，只丢下家眷在京。

自从乐天行后，那京官纷纷告假，回籍的络绎不绝。恼了政府，下了一个号令，不许告假。于是一众京官，稍有知识的，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白氏慌得几次到戟临处，商量出京南下。争奈此时已不能告假，白氏又只母女两个，不便远行，总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直挨到四月底边，忽接了鹤亭电报，说“此间消息不佳。倘料得乱事将起，即祈南下，并请挈带舍眷”云云。戟临此时也没了主意。外面谣言，一日数起：忽然说各国公使已经电调洋兵入京，准备开仗；忽然又说荣中堂已经调董福祥入京护卫；有人又说董福祥的兵尽是拳匪；有个又说端王已经向公使馆下了战书，明天就要开战。此时京里的人，那一个不慌做一团？到了五月初一，更是人心惶惶。那拳匪在街上横冲直撞。戟临慌了，便请了白